

譯遲 徐 著原德莫·麥爾阿

傳泰斯爾托

部三第

期時年晚

行發店書訊國

D6. 242904 78458
5214911

國文叢書

托爾斯泰傳

(第三部)

茅盾主編
徐遲譯



FUDAN JF200000224256 復旦圖書館

TOPSIS

國文藝叢書

托爾斯泰傳

第三部

特約經售

總經理

分發行所

發行者

主編者

翻譯者

原作者

重慶中一路新華商場內

重慶書店

成都牌坊巷

實學書店

桂林鳳君路

文化供應社

成都祠堂街

重慶林森路十八號

聯營書店

重慶張家花園五十六號

明報書店

茅盾

徐

阿爾麥·莫德

遲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月初版

目錄

第一章	新的生命開始了.....	一
第二章	乾草堆上的傳說故事.....	一七
第三章	那末我們必須做什麼.....	三二
第四章	生活態度和創作態度.....	五五
第五章	托爾斯泰聖蹟區的成敗.....	七〇
第六章	教義所發生的影響.....	八三
第七章	非暴力的原則是什麼.....	一〇四
第八章	喜劇「進步的葉實」.....	一二七
第九章	兩性問題.....	一二六

第十章

瀕於死亡之年……

二五二

第十一章

接近死亡的日子……

二五〇

第十二章

托爾斯泰人學遺產的爭奪……

二〇〇

第十三章

離家出走和逝世……

二二一

譯者後記

第一章 新的生命開始了

跟着來到的托爾斯泰的生命，像他的觀點一樣，一個時期溶入另一個時期，要把他來分門別類，那總是不能滿意的。我們也許會很樂意地說，是一八八五年以後，托爾斯泰才顯然走上了他新生活的道路的；這生命是單純的，工作勤懇的生活；智力的另一方面，他是在清除一些在道德的進取感與新的阿爾特，並且始終困擾了人類的靈魂的各種錯綜。然而這樣的概括的說法不一定要專引托爾斯泰，我們還能夠發現他舊日的生命在融入他的新生命的努力中。舉一個例，譬如L. I. 烏斯賓斯基——他是我信仰什麼？（*Успенский*）他這一說法譯本的譯者——想了一場病，醫生叫他慢慢地治癒，到吉里米亞斯，但沒有成功的人，那時我們知道托爾斯泰是甘願降伴他前去的。自然這一來就非常地損害了他的工作，那是跟他心目中的生活與工作得辛勤並不附合的。

在這一次的旅行中發生了一件奇遇，要不然，是不至於發生的。

這記得在塞瓦斯多波之爾底當時，托爾斯泰在「旅社越堡」服役過後被調遣到貝爾格，被軍的大軍陣地，他的隨隊在現任是英國紀念館的地方耽了一個時期。兩軍對

墨的距離本來很遠，可是有一天，有敵軍的一小隊騎兵跑到了發洩處的前方，俄軍司令官就下令要砲擊他們，砲擊，托爾斯泰是會了，世界自然了。他並沒有看到砲彈掉落的處方，然而砲騎兵是立刻消失了的。

現在，托爾斯泰在二十年前是軍中最高級的戰馬士，他卻發現了一個半環在上裏的砲彈。他拍給一週外那當年的戰役的砲彈到了。老兵據實地說，可以達到這地點的唯一的砲彈應該是，托爾斯泰所放射的，而他自己也知道他那個砲彈放過這一砲，顯然他現在懷抱起來的正是那一砲的砲彈了。

我們都知道他是俄國最偉大的妻子的，現在他而旅行，他時時感到一種危險，我們一再提起過的，那條件和優越戰底危險，這又使他忽忽地回了家。

一八八五年可以記載的事中，有最大是永遠的影響的一件要算他和他的文壇同僚（契爾特可夫，皮爾可夫和哥爾東諾夫）創設的一冊「譯介」（Posrednik）出版社，這也可以說是托爾斯泰的一些意念中，於當時還有感的一冊。

絕無此時，供給農民們的讀物是很難的，大都是聖經中的傳說，即使有道德的教訓便也給淺薄的迷信所遮蔽了，此外的廉價讀物，也都粗劣不堪。

「譯介出版社」的旨是供給人民大眾以最好的思想與感性的文章，不計目的不在贏利，出版物的形式還要力求其簡單，明白和價廉。托爾斯泰深深感到，如果我們可以允許作家舒舒服服地坐着，一邊吃一邊寫，穿得好，付得好，如果我們可以允許

人的勞動，那末爲他們流汗勞動的那些人也應該從他們那兒得到些應得的精華。著作家應當爲了特權階級的權利而寫作，給於農民的卻是不能消化的精神食糧成爲一種苛捐重稅，從他們的同類的人民大眾說來，他們是一種罪惡。

斯基的時候，他說：

當我們的一些流亡作家，包括我自己，在開始寫作時，在這上萬萬人口的讀者吧了。現在，鄉村城市的學校設立了之後，讀者的數量上百萬了，然而，站在紙上而擴張開了嘴吧的寫稿一樣對我們說：『祖國的神士著作不傷失你們和我們的尊嚴的食物，爲我們這批人著述吧，我們饑渴地需要你們的著作物中解放出來吧。』這些簡單而忠實的俄羅斯人民的呼籲很多，而且決定了我要全付精力向這一個方向努力。

雖然可憐，自然雖也遭到了不少的困難。他還開始不的小冊子和小說很有作用，因爲他幫助人民思想，他們覺他們發覺了這一點之後，又看到了托爾斯泰在這個新以來擁護。檢查處是如何的精明，只看一件事就可「的一段作爲初級課本時，檢查處非要他們把「發下審查通過證！

「我的普通人在哪裏」人，這些人如何發點地使作品
北邊人有波爾南，西門諾夫，卜洛迦文，斯多羅欽
得保的檢查官提高了覺性之後，他們時常到偏僻
斯可夫特的工作，而且請求作家繼續他也十分熱
誠的，直到他放逐的一天。以後L. I. 哥爾本諾夫
連負責任，當時他的範圍和作用已經大大的增加了。

我的朋友，托羅斯多維諾任何願意幫忙的人找契爾特可夫
的，所以大部份讀者的感謝都歸他契爾特可夫所有。

一個有經驗的母親的兒子，凡他的話總是言聽計從
退出版界有了密切的關係，讀者界得到他就想到他和

人的工作上，他是一個拓荒者。他給予托羅斯多的影響——
重的傷害的——主要是因為他做過許多事，托羅斯多私心裏

泰和夫人之間的衝突最後是這樣的重要，所以關於契爾特可夫的瑣
細得記載的，現在卻沒有興趣了。例如，他的許多合作者告訴我，事

「助一媒介」，倒很有興趣，出版社的業務是在一八九七年，他離開了
而寫的。有人告訴過我一件事，作為他的辦事處興建的，我久久不忘，
於是他的出版的一本書，我自己初次看到時曾心生驚異。「媒介」的宗旨是用

是低廉的價格給農民好的讀物；出版的大部是實用的銅板。因為資本有限，出版物的數目當然也很有限，可是愛爾特可夫自己寫了一本「知識之經濟」時，還不甚值錢出版的書，他一定要求出版，還不問成本多少，堅持要在封面上印一個像加紙印的華麗的處貼上去，出版前財力實在是他不夠的。他退出這個出版局時，他深信這都是他的。他這樣做是為了要出版社知覺他的事業。他說起話來總像要出版社是重要的事務，然而一到他自己退出的時候，他就根本不關心他的命運了。

托爾斯泰卻要有一個人做他的朋友，要消弭那些痛苦的話語。所以沒有祖傳遺產親戚關係的祖叔是很難以使他明白何以他會與愛爾特可夫相識的。而愛爾特可夫本來就有一付外交手腕，跟托爾斯泰又很親暱，說起自己的事情來總佔上風。愛爾特可夫許多事情都和好了，外面也很少聽說到他們都糾紛的。只是在後來，愛爾特可夫在英國發生了，愛爾特可夫和伯爵夫人的衝突也真相暴露了，那時人們才回想起他與愛爾特可夫「的許多遺憾度。

「媒介」的盛盛時代，每年銷售的圖書有三四百萬冊。在收集材料的時候，托爾斯泰發現了某些故事，雖然很好卻覺得不夠，他辦事很謹慎（Stern）——一個大出版商，和「媒介」聯絡在一起工作的——並且勸他改良他的出版物，請問他出好書跟出版商是一樣可以賺錢的。

在「媒介」出世的時候，英國的「莫萊世界文庫」也同時問世，但就是在英國，

龍轉鐮的廉價的文庫也沾了托爾斯泰的光。一八八八年W. T. 史丹德拜訪那斯那那時，兩人會談了「一便士世界」的計劃，史丹德後來而努力便是這次會談的結果。牛津大學古典文學系是史丹德的助手格爾威·李卻茲（Guthrie Nichols）後來自行經營時興起來的。這套叢書的成功鼓勵了許多其他一先令，九便士和六便士的叢書，而使任何階級的人士都能得到好的文學。像托爾斯泰這樣一個人的影響，一心一意爲大眾福利着想的結果是不可以道里計，並且是流過了許多海峽的。

起先「媒介」的台柱是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其中有幾篇是被禁的，有幾篇印了一兩版之後，就被證書燒銷了。一八八五年他寫的是「兩老人」，「星火足以燎原」，「有愛的地方有上帝」，這些現在都收在他的「二十三個故事」中。

托爾斯泰寫「勸懲論」（*Industry and Idleness*）是在一八八四至一八八五年間，這是一個放逐在西伯利亞的農民外教徒彭大萊夫（Bondarev）所寫的一個小冊子的序文，彭大萊夫是一個優秀的農夫，看到富人逃避勞動而又輕視農民，憤怒異常，他的著作中所論勞動的教義，行文坦率而又熱烈，使托爾斯泰無限地熱心起來了。

在「勸懲論」中，托爾斯泰綜合彭大萊夫的思想如下：

人生中的不幸即罪惡，把心放在虛無的規則與作工的義務，同時又不儘忘記了，還騙起事，不讓人民把心放在心，此即罪惡。這是一句真理：『你曾上批評，你才做吃麵包。』……人們非但不承認這句話，反而承認了相反的真理。若果看到乞丐，金銀錢要對免這條經文，不肯按照他

說：「第一個人類的責任，是去解決這一個，最重要的，永古不變，人人皆然的義務是用他自己的一雙手來謀幸福。」所謂「用他自己」，包含了一切使人免於被動的奴隸的勞作，所謂「麵包」，包含了一切衣食住行，衣料，衣服，住處，燃料……一切人類的罪惡啊！除了來自直接的暴力——奴隸和饑饉，來自物質的需要，來自勞動過度；或者從另一方面說，來自他們所生產的奢侈品，價格和價值，除了這種不平等的制度——這一方面是貧困，一方面是富人的階級制度——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事值得人們合作了呢？……生命與生命的快樂並不像一般人所想的在個人的享受中存留，而是存在於給上帝及人類服役之中的……那末消費別人生產的勞動而自己一雙手卻不能養活自己，這可以算做服侍人類嗎？……不管你是誰，不管你天賦多高，你對你週圍的人如何和氣，更不必管這是什麼什麼特別情形，你無論如何喝茶，談你的政治的，藝術的，科學的，醫藥的或教育的話而雖然聽到，雖然看門口有禮貌，寒冷，撲鼻的人卻一無感動，還是可以的嗎？不可以！然而他們總存在，不在門口。就在十碼至十里之外。他們是存在的，你們都知道！而你們卻未能安心平和，知道這個事實之後，你們是不能够快樂的啊！

這皇朝便提起，據彭大萊夫的估計，一個從事麵包勞動的努力的工作者一年之內只要勞動四十天就可以維持他自己的生命了。

一八八五年的托爾斯泰的文藝創作大都是在這方向下的。他給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一封信，說：「一個學生呢，寫了一封論文式的信『論體力勞動』，並且繼續寫他的『那末我們必須做什麼？』」他還從希臘文譯出十二使徒傳的第一部，那是一八八三年勃呂安尼奧教士發現的著名的文獻。

他也精悍地下田工作而且便伯得夫人非常困感的，漸漸他有了許多門徒。

當時在場的人都有記載，比較研究時，可以發現這年及這年以後的夏天裏耶斯那耶的生活。

安娜，會說告訴我們：

沖茶的時候，伯爵要數一點茶葉的價數，可是管理地產失當，他正在成于成千的損失之中。有一個時期，他不再注意自己的外表容貌了，那模樣真是猥褻，不整齊，他一向穿很好的襪子，現在突然要求了布條條，像蟲足一樣的纏繞了他的腿。

有一天他宣佈，作爲昆蟲之一類的虱子應當是極爲醜惡的，而像他生虱子却並不算醜，人窮自然要生虱子，要清潔必須化錢——清潔是——難得修呢！

這是其驚人的一個時期，人們聽到他那種奇異的行爲而爲他驚了瘋，原是很可以理解的，可是在這時期內他再清醒也沒有了，他正在內心的外形的測驗他自己，要看他能忍受到何等程度，缺乏了這樣或那樣，他要如何的罪惡，自辱，只有最接近他的人才知道這個。

下面是她另一個迷惘的印象：

割草！如何的割草啊！伯爵們，親王們，聖師們和各式各樣窮血脈的人們一起工作，鐵鏟，鐵刀的聲響也不對勁地割着多諸社的草。人人們都穿靴子。一個聖子，到處是工作者，農民也在場，伯爵夫人穿了一件俄羅斯的衣衫坐在；小孩和家奴收帳。我們全都帶着蒲草，獵犬到處蹣跚着，在優美的草原上有一個不平常的春日照耀着，整個一個山上是綠草，另一個山上是綠的樹子，而伯爵站在那裏，一個農夫伯爵，穿了他那件破舊的襪子，在刈草，割着了草。

覺得他全身都灌注正義。他住在腰刀的聲響，自個兒在夢境中……

這時候有一團非常慘痛的人物，能與他聯絡。他自個兒來，（可憐），實在是一個俄國人。他差不多五十歲的樣子，看去卻鮮豔而且年輕；他是一個素食家，幾乎有十年他對於肉已沒有嚼過。

伯爵夫人真是困憊得失了，因為她的女兒都受了他的影響，他們不再吃肉了，她來越慘白了。幸而這一年年終之前，這一陣熱病已經過去，素食家也跟我們一起吃起肉來。

但我可以證明，數年之後，當我結識他們的時候，瑪麗女伯爵是一個素食家，她的大姐姐帶阿娜也差不多是一個嚴格的素食家。而托爾斯泰雖從克里米亞的那時起就有習慣化不良症，儘管他的妻子也一再反對他，他至死還是一個素食家。安娜·舍隆的看法是這樣的：

伯爵也上這些瘋症是因為悔惡的緣故，要磨折他的肉體，提高他的靈魂。甚至有一個時期他真幾乎是憔悴不堪，變得瘦弱了。他磨折他自己，還用他自己心頭的血來著寫……

只有在八十年代注意到伯爵如何突然消瘦，他的皮膚越扣越緊，一兩個皮帶孔，只有注意到的人能知道這也是得救的一法……

然而同時他也是脾氣和善，時常很快樂的人物。他玩木球，和他的孩子賽馬，彈鋼琴，有一個黃昏還在紙上繪了許多魔鬼。在別人看來莊嚴的事他嘲笑，他自己做新靴子又補舊靴子，生活的苦使他滿心歡喜，他也和小孩玩：簡單地說，他是一個簡單和氣良善的家長，一二三以外的數字都數不出，任何河流裏的河泥不肯掏。

還有點日子，他把自己身上的著作家的蓬夫，托爾斯泰剝去洋服時皮一層剝去了，然後剃去了他的鬍鬚，他的鞋匠，書商和家長，赤裸裸地變了他自己——他是做得到這樣的。發生這種變形的日子自然沒有在日曆上註明日期。不註明倒好，否則人們更要擔憂他了。在這樣的日子，伯爵完全變了一個人，連他自己的祖宗也要懷疑的。

安娜·舍甫斯基的所謂「卓越的人物」，自稱威靈·希萊，真名卻是V. K. 赫恩斯。他生來是個羅斯人。除了在芬蘭軍隊中服役過之外，他在兩個軍事學校——砲兵學校和參謀學校——中畢業。從小他就是奇異的人才。他是一個優良的數學家，有豐富的科學智識。爲了一個道德的動機，他拋棄了他的遠大的前程，於一八六八年移居美國，創設了一個公社式的聖領區，而這一個事業的結果差不多都相同，不幾年就宣告失敗了。他就到了柴關夫斯基在加薩斯的聖領區去，很不甘心地以教育工作來換了體力勞動，但是他教授科學的成績卻好極了。柴關夫斯基的聖領地跟舊也完結了，作爲一個通常的工人他在美國過了一個時候之後，弗萊德移到英國。

赴美國時是一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者，回來時——是一個嚴酷的實證主義孔德主義者。

一八八五年他回到俄國，他的「給托爾斯泰的書簡集」上面有一篇序文，從中我們知道了他如何和托爾斯泰結識，如何他們心心相印，雖然在宗教上也有完全相左的意見。完全是托爾斯泰式的精神，弗萊德道：

我覺到俄羅斯人民確是有心要接受一個新的宗教和道德，爲了他們的生命要有所指引，我真是感到苦痛。我想多少應付多少生命，有時幾乎是完全虛擲的。處於和政府鬥爭的行爲上，而自我犧牲的精神，不自私的愛心，實在是在另一個鬥爭上（我認爲這是更真實的鬥爭）是更需要的，在這個鬥爭中人不必參加罪惡的或將來和罪惡作戰，而是要勇敢地面對這罪惡武器，不惜任何犧牲，不怕任何阻撓，把自己獻給人類。

關於他自己和托爾斯泰，他說道：

顯然是不同的情形，在不同的旗幟之下工作的，我們卻一樣的達到了這個堅決信仰，就是說，人生問題的解決，對個人和社會言，都祇有宗教是唯一的道路。我們同樣地達到了不自私的愛的結論，而且並沒有依賴了傳說中的魔鬼，更沒有依賴了人生的觀想，都同樣地在旁人的生命中解決了自己的罪惡，在倫理方面即使是細小末節，我們也有許多共通的地方，所以能了解彼此……

去年夏天，我到了俄羅斯，第一次編到托爾斯泰的活動和他在俄羅斯社會的生長的一方面底影響之大，還聽說了他的作品如何成千地銷行。以前我並沒有聽說過這類事情呢。從托爾斯泰的作品中，我並不能明確地把握住他的世界觀，雖然我也不能忽略了他的力量。我寫了信給他，（一）我的崇敬，寫了要從中讀出（二）我對於他的藝術的批評。收到我的信之後，托爾斯泰立刻寫信給我，叫我去看他……我立刻接受了他的邀請，和他過了五天的永不磨滅的日子（一八八五年十月七日至十二日）。

那時我在耶斯那耶的麥納曼報告我們，

塞夫·尼古萊維奇初次聽到宗教主義是從莫斯科傳到來的，他也從莫斯科兒看到第一個有靈圖地

或殺它的人物。

「這是多末好啊！多末好！……」達夫。達夫繼續奇說，達夫自語了，「可是吃果要學怎麼吃？」

「光是果子就够營養了」，爾萊說，「把果子酒乾就可以吃了。」

「什麼！不餓一下嗎？」達夫。尼古萊維奇吃驚地說。

「人的嘴裏裏不是一個更好的磨坊嗎？」爾萊回答，而引起了對方一個熱情的大風聲。

達夫。尼古萊維奇們非說已無可說無聊了。他鬆弛了轉來，吻了他，處處表示了對他的好感。

「我提起動物來，」爾萊繼續說，「是因爲她們容易得到，可是從用真抗禦的禾木料的食物，對於人類，真的也不是最自然的。另一種更高貴的食物對人類自然得多，可以使他不割也不拔——這是屠殺植物的生命啊！幸而人的構造教他吃一種奇異的食物。這有別天堂的處女樂園中嚼到的香味。是的！我們的牙齒和我們的腸子的長度，無爭論之餘地，證明了人不是一種殺動物的動物。他沒有那尖利的分開的牙齒，而他的腸子的長度大於殺動的動物。這兩個情形，比所有的論文有力量得多，證明人食植物是不自然的。」

「也很明顯的——人不是吃草的動物。這一點，他的腸子又太短了一點；要便一個草食的動物，他的腸子必須兩倍的長，他的牙齒必須有根根，像草食動物一樣。人屬於動物之中的另一種，吃另一種食物是得自然的——果子和硬壳果實。他不是吃肉，也不是吃草，而是吃果子的動物。在果子中間硬壳果實尤其好。以森林中的猴子做例子吧。他們既吃硬壳果實，他們多末敏捷，靈活，強壯啊！課程只教一課就可以把獅子的腦壳打破，牠的牙齒可以把握硬壳果實。」

「吃肉的人徒然喋喋不休的說，吃肉可以使未成年動物的成長達到利益，而獸肉內可以在人類的